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2.014

社会分层视阈下的网络民主研究^{*}

刘燕

(南昌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南昌 330099)

摘要: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分工的专业化导致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阶层分化的实质就是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阶层关系的实质则是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经济领域的阶层分化必然对民主政治发展提出新要求。网络民主应运而生,它规避了阶层、身份的差异,建构较全面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充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渠道,进一步优化了民主政治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民主也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培育理性网民,建立畅通无阻的网络民主疏导渠道,将网络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才能发挥网络民主应有的效力。

关键词:民主;网络民主;社会分层;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2-0072-05

一、引言

民主是个古老而神圣的话题,作为人们的政治理念追求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民主的内涵与形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广义的民主涵盖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所拥有的所有权益,狭义的民主则特指人们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利益表达权、参政权、议政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多种权利内容。所谓民主形式,是指人们在争取、维护、实现民主权益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所利用的渠道。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统一的,民主内容侧重权利的实质、归属,民主形式侧重民主的实现程序和渠道,民主的内容是历史的、具体的、

多重的,丰富的民主内容融于更广泛的民主形式中。网络民主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手段和模式,包括网络执政、网络审判、网络监督等内容。网络民主之所以能盛行于坊间,主要是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同时与网络载体的特征、网络空间的政治环境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和农民成为两大主导阶级,在经济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社会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滞后性。经济利益绝对平均化,阶层关系单一化,反映到政治领域就是整齐划一的政治诉求对民主个性的压抑。改革开放之

* [收稿日期]2010-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2001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南昌工程学院2010年党员创先工程课题阶段性成果“智力支持:积极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理论建设的实效性”

[作者简介]刘燕(1981—),女,黑龙江人;南昌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助教,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

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带来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以及两大阶级内部衍生出很多新的社会阶层。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在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挖掘了深深的沟壑,阶层分化的实质就是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阶层关系的实质则是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经济领域的阶层分化必然对民主政治发展提出新要求。在资源占有不平等的前提下,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如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主权在民”?这是转型时期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网络民主作为民主阵营中开出的一朵奇葩,尽管没有保障民主的强制执行机关,其所做的决策和达成的意见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却凭借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而承接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在网络社会中,民主的价值理念贯穿于网络政治的参与、决策、管理、维护、贯彻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网络民主追求的是真正的民选、民治、民享。

(一)网络创造了相对公平、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联系纽带,是有严格宗法等级限制的社会体制,家国一体,公私混杂。关系成为最重要的获取机会和资源的工具,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关系的距离远近直接影响主体的政治价值取向,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位置和关系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主体的政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的形成都是以现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发展程度“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创立的社会形式。”^[1]在中华民族沧桑巨变的170年里,人们很多次尝试将封建的伦理纲常全部埋葬在故纸堆里,结果总是适得其反。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多次清洗,“关系”本位思想却仍然“坚强”的活着,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关系本位思想与阶层分化盘根错节,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现阶段的阶层分化标准是以职业为导向,并综合考虑经济基础、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知识水

平、个人能力和信息网络等因素,不同的阶层基于不同的资源占有量而拥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能力。信息、机会在共同体内部是按照等级秩序、关系亲疏的标准流动的,在共同体外部则限制或拒绝交流。社会资源形成累积性优势剥夺了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的实质成为精英政治。阶层身份限制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怨气累积而又不能及时释放,潜在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最终必将激化,形成一定破坏力,酿成悲剧。

网络平台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传统分层标准遭遇滑铁卢,网络政治的主体规避了阶层身份的壁垒,不会因为身份高贵而“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地位卑微而另眼相看,不同群体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经济资源的优势在这里被充分稀释,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机会平等的政治环境中参与民主进程,在规则平等的博弈中维护群体权益。网络具有交互性、高效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地交流观点,最高层次的维护信息公开,时间无限延续,空间无限扩大,血缘和亲缘性质的联系丧失了绝对优势,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接理论在此得到充分佐证,每个主体都有发展普遍交往关系的机会,建立普遍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网络具有非排他性和自由性,网络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有使用权,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使用权,允许过度参与和过度释放,每个行为的后果不是资源的消耗而是资源的再生,整体行为结果不是“公地悲剧”而是信息膨胀。每个阶层都可以自由表达维护权利,异质的个性与权力的公共性之间形成了合理的均衡,虚拟权力的平均分配对现实社会的不平等造成巨大压力。

(二)网络扩充了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渠道

阶层的高度分化在利益格局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叶庆丰教授将其概括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2]传统的利益表达渠道单一,程序复杂,形式呆板,难以适应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网络的兴起对于协调阶层利益,整合社会关系提供了

更好的选择。网络民主为实现公民的选举、参政、议政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创造了便利条件。

首先,网络民主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具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可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一部分公民而言,很多行为和活动都是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往往处于“被”选举,“被”参与的尴尬境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行使。信息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这一瓶颈,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信息技术本身意味着信息的高度共享。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网民数净增超过8000万,达到3.84亿,继续位居全球首位,可以说网络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员、智慧、知识、信息汇聚于公共的平台,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将分散于各地的资源充分调动、凝聚起来。另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通过主动开通网站、推出网络新闻发言人,召开网络听证会等途径在推进政务公开的同时,也进一步落实了公民的知情权,使公民知晓政府意图,了解政府的行为,熟悉自己的权利在人民代表的代言下是如何运作的。

其次,网络民主为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权拓宽了渠道。公民的表达权是公民享有其他政治权利的前提,表达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网络具有便捷性、广泛性,可以全党、全民参与,“人人拥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论坛发帖等形式畅所欲言;网络身份可以自由选择,所以降低了报复、承担责任的几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网络有利于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公民之间相互交流,相同利益的代表者凝聚在一起形成更加理性的力量,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网络民主为公民利益表达权从“条文”走到“现实”创设了条件,减少了上传下达的中间环节,避免信息流失,降低了时间、物质成本的消耗,民众可以自由表达民意,政府能够更深入了解民情,做到执政为民。

再次,网络民主进一步夯实了公民的监督权。

网络具有公开性、透明性,从信息的收集、传播到定性评论都是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避免了暗箱操作;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既要保证以权力制约权力,更要推崇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上传下达,必然导致对“上位”权力约束的缺位,另外容易造成上下一体关系网,酝酿集团腐败温床,给国家、社会、人民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是很难恢复和消除的。以权利制约权力本身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但是权利相对于权力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在公权力的笼罩之下,权利很难实现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因此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权利铤而走险以暴力的形式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而每一次暴力监督必然会给现有的生产形式造成极大的破坏。要想保证权利无所顾忌的充分行使,就必须为人民创设利益诉求表达的机会和平台,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种监督方式提供了可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民主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平等性,他们通过广阔的信息源,对相应的行为进行评价、质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些力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更加注意规范部门行为,依法执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南京的周久耕、温州的出国考察团、猥亵儿童的林嘉祥、“一夫二妻”的区委书记董锋以及新疆的“最牛团长夫妇”等无不彰显着网络民主的威力。

(三) 网络民主有助于优化政治结构

经济领域内阶层日益分化,政治领域的权利却仍然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完善要求政治机制的配套改革。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3]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这似乎是个悖论。政党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洛克、孟德斯鸠企图用权力制约权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特权统治,却无法摆脱官官相护,权力太极的命运。从国家的性质而言,遏制腐败,避免公权力越位、缺位,就必须保证人民权力的直接履行和实现。权力的分散程度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公平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在俄共(布)七大上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地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4]然而,以现存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在传统的条件下,这种设想只能在理论中存活,这将意味着巨额成本的耗费,远超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对于一个拥有13.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更不具备可操作性。然而,网络技术的问世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在网络世界里只要你可以操纵一台电脑,连接一根网线,就可以拥有权利和权力,每个人都可以做网络法官、网络警察,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指手画脚,可以对政府的行为品头论足。通过网络,与网民在线交流,政府也可以直接“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在两会召开之际,很多代表委员就是通过开博加强了与网民的交流。网络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耗费最低的人力、物力,调动最广泛的民众在平等的基础上参政议政,影响政府议程。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网络技术的成熟与网络运转机制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网络平台的超速发展与网络资源的过度膨胀也给网络政治环境的维护造成巨大的压力。此外,网络虽然在平台的外层规避了阶层身份差异,却无法摆脱经济、政治、文化机制的深度影响。

二、网络民主问题的认识与疏导

有学者认为,网络更多的是在网民之中消除了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而对于那些不能上网的人来说,则仍存在信息覆盖的不平等,他们指出,在年龄层次上中国的网民大多局限于70、80、90后,很多老年人则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环境等原因导致不能参与网络政治或者网络民主权利受限;从城乡区域角度考虑,农民、城市低收入者皆属于弱势群体,由于经济、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也不能获得平等的网络参政议政机会。概括地说,网络规避了传统的阶层限制,却难以回避新的身份限制,对网络的熟悉程度成了新的分化因素。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尽管网络生力军集中于中青年这个层次,但是在具体的

利益分化层级中,家庭仍然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活动单位,这些“生力军”本身就是整个家庭的代言人,而不只是这个年龄层次的话语代表,另一方面造成中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因素涉及方方面面,也就是说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的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如果同现实生活中的参政资本相比,网络问政、参政仍然是最经济的。依据相关数据,中国宽带网民数占网民总数已超过9成,农村网民数量超过1亿,有2.33亿人通过手机上网。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创造同等的网络机会是政府、社会的责任,而不是直陈网络民主的理由。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网络侵犯个人的安全和隐私,容易被利用,会衍生网络打手,催生网络暴力,产生红卫兵效应。对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公众人物而言,他们或者因公众形象收益了或者因公权力得利了,理所当然应该对他们的私生活有更高的要求。非常时期用重法,公权力滥用、腐败现象等问题有升级的趋势,网络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武器,不能因为网络副作用而对其避之唯恐不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可能衍生多数人的暴政,这不是网络民主催生的后果,而是民主本身存在的问题,民主本身不是完美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正如恩格斯强调:“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5]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网民被忽悠的状况,有些问题被盲目放大,有些问题甚至是无中生有。各利益群体借助于网络行使表达、沟通、监督权利的过程中,也滋生了新的职业——网托。一些别有用心个人和群体妄图操纵网络,谋取个人私利,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但是在网络的审判中,被告人同样享有申辩的权利,相较于现实生活中十几、二十年的纠错上访路而言,网络纠错是相当及时有效的。从大禹到李冰,自古以来治水倡导的就是疏而不堵,规范网络关系首先必须建立科学的疏导机制,在网民之间,网民和政府之间建立畅通无阻的沟通渠道。网络阵地,真实不去占领,伪造必然冒充。只有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真实,才能消除误会、分歧,最大限度地赢得民众的理解支持。利用网络建立党政事务的信息化平台,保证公众与国家机关信息交互渠道的畅通,是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6]其次,规范网络关系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将网络社会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现阶段的网络效应主要针对一些偶然事件,就像周久耕所说:“我的事情起因比较特殊”。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网络法规的制定、执行和完善,注意各法规之间的衔接。在网络社会中更需要群策群力,只有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一改法律滞后,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再次,培育理性网民是规范网络关系的发展方向。当下,一些色情、谩骂、谣言等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依托网络平台而沉渣泛起,毒害社会风气,玷污网络形象,对青少年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也有一些网民言语行动过于偏激,给他人的生活及国家正常的司法带来压力。网民是营造和谐网络环境的主体,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空气是每个网民不可推卸的责任,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法治意识和认知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要为民间团体的成长创造空间,为民间活动发展创造舞台,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引导公民思想走向理性成熟。^[7]

利用网络参与政治是人民的应有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只有实现从权力制

约权力到权利制约权力的无缝对接,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8]网络关系是新生的社会关系形式,网络社会风云变幻,规范网络关系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 [2] 叶庆丰,王健.“和谐社会建设”再解读[EB/OL].<http://www.mysteel.com/gc/gnscfx/gdrd/2007/11/16/170429,1683346.html>.
- [3] 阿克顿.自由史论[M].胡传胜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249.
- [4]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4.
- [6] 宋迎法,李翔.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综述[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10).
- [7] 赵春丽.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范式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5-69.
- [8] 周昕.从奥巴马当选看网络环境对民主制度的影响[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0-64.

(责任编辑:杨睿)

Study of Network Democracy in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LIU Yan

(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 China)

Abstrac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orms of ownership and specialization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 to the continuous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classes. The imbalance in 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s the essence of stratifi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class relationship is the diversity of the interests of demand. So the stratific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is bound to make new dem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Network democracy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s and possesses an advantage to further optimize democratic politics structure by avoi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es and status to constr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network and to expand channels for realizing democratic rights. As a new thing, network democracy has a huge room for improvement. Only cultivating rational internet users, establishing smooth channels for democratic network, and making network politics systemat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 can network democracy perform its role.

Key words: democracy; network democrac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ights to know; rights to be heard; superintendence